

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

肖战李沁领衔的京味剧开播霸屏

《梦中的那片海》 塑造五十年前一群追梦人

军大衣、麻花辫，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飞驰而过……颇具年代感的道具与造型，将观众一秒拉回20世纪70年代的老北京，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由此开启！

近日，青春励志情感大剧《梦中的那片海》登陆CCTV-8黄金档、东方卫视、腾讯视频。该剧由中央电视台、西嘻影业出品制作，杨晓培担任艺术总监、总制片人，付宁执导，叶京总策划，徐兵、周鹤洋任编剧，肖战、李沁领衔主演，刘芮麟、曹斐然、赵昕、崔航、张龄心、鲁诺主演。

开播以来，《梦中的那片海》热度急剧攀升，登顶电视剧话题榜、剧集影响力榜、猫眼全网热度榜、全网正片播放市场占有率、德塔文电视剧景气指数榜等多项榜单。



《梦中的那片海》开播即夺冠

B > 爱情戏不套路不浮夸



肖春生(肖战饰)和佟晓梅(李沁饰)

《梦中的那片海》呈现了爱情的痴缠：有人痴心、有人热烈、有人克制、有人坚定。首播集中，几个年轻人的爱情同时萌芽了。第一种是暗恋的故事：肖春生与佟晓梅经常前后脚潜入书库看书，虽然未曾谋面，却暗生情愫。第二种是一见钟情的故事：叶国华第一次在街上看到贺红玲时，被其美貌吸引，甚至骑着自行车追赶公交车；肖春生在冰场认识贺红玲后，也被其气质

迷人，心中萌发情愫。第三种是守护的故事：齐天一直喜欢并照顾贺红玲，虽然对方明确表示不喜欢他，但他依然守护对方，并表示“在你没找到男朋友之前，不要拒绝我对你的好”。

《梦中的那片海》对于爱情戏份的表达也颇为到位。通过场面调度，不少场景烘托出了青春爱情剧的氛围感。例如，肖春生在冰面上追逐贺红玲的画面十分唯美；肖春生在书库与佟晓梅“躲猫猫”时，场景切换也是俏皮又浪漫。演员表演也可圈可点，几位主演对人物情绪的细微处理较为合理。李沁扮演的佟晓梅乖巧文静，第一次见到肖春生时满脸羞涩，不敢看对方眼睛。等滑完冰一起吃馄饨时，佟晓梅听到肖春生偷偷去书库的过往，她暗自窃喜，原来对方喜欢的竟是自己。

在《梦中的那片海》中，爱情呈现出多层次的美。几位主人公之间的感情纠葛既非简单的命运误会，也没有为了戏剧冲突而出现老套的“旧友反目”或“悲情退出”，每个人的选择都与人物个性、价值取向紧密相连。

C > 3D打印复原当年啤酒杯

《梦中的那片海》入选了《2019-2022年“记录新时代工程”北京市重点选题规划片单》及北京市广电局2023年“北京大视听”重点文艺精品项目。艺术总监兼总制片人杨晓培曾把控《千古玦尘》《扶摇》《择天记》等热门剧集创作。编剧徐兵曾创作知名年代剧《红色》。制片人陈瑶表示，该剧剧本筹备了一年多时间，“主创团队不断打磨细节，只为带领观众走进改革开放的年代，从时代印记里感受幸福生活”。制片人祝凯认为本剧传递的价值观，“是让后浪们看到老一辈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奋力拼搏的力量，并从中受到鼓舞”。

付宁导演是新派京味影视剧的代表人物，曾创作《什刹海》《全家福》《鸽子哨》《胡同》等京味电视剧。其中，《全家福》曾获得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。付宁自小在北京胡同里长大，对该剧的故事内核及年代氛围塑造严

格把关，力求在镜头中呈现地道的20世纪70年代老北京。剧组辗转北京、海南、横店，实景与搭建拍摄相结合。其中，午门场景是在横店完成拍摄的。此外，什刹海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地点，也是该剧的重点叙述空间。剧集为了还原当年的真实场景，在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拍摄冰场场景。当时正值寒冬，剧组用草席圈了1万多平米，还原当年的什刹海冰场。同时，剧组还邀请了什刹海“冰刀王”传承人王培艺出演。

剧中的诸多元素都展现出北京特有的文化底蕴，在肖春生家、叶国华家、胡同、书库等场景做了特别置景。据悉，为了追求真实感，剧组用3D打印技术做了50多个50年前的同款啤酒杯。

主创还根据剧中不同角色的特点进行造型设计，使用不同色彩的围巾、丝巾、手套来搭配。例如，为肖春生搭配了棕褐色双排扣军大衣、深褐色围巾，凸显其良好的修养；为佟晓梅设计了浅色衣服，在冬季搭配浅蓝色围巾，体现她外表温润如水，但内心坚定宽广的个性；贺红玲则搭配大红色毛线帽和围巾，刻画她热情飞扬、美丽动人的人物特点。



导演付宁

链接

总制片人缅怀导演付宁： 感谢一起造“梦”

《梦中的那片海》的导演付宁在今年1月23日因突发疾病去世，享年55岁。该剧艺术总监、总制片人杨晓培在开播当晚发文缅怀导演，称其不仅怀揣赤子之心，同时还兼具热忱、专业。拍摄时他对灯光、场景等每一个细节的要求都十分严苛，还会耐心给每一位演员讲戏。“相信大家看《梦中的那片海》时，不仅能看到肖春生、佟晓梅等人的青春，更能看到付宁导演和无数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观众的青春记忆！”

她还表示：“无法说完我们对付宁导演的思念和感激。能与您合作，是我的荣幸，感恩遇见，感谢一起造“梦”，愿一切努力都有回响。”

A > 带来不一样的青春叙事

《梦中的那片海》的故事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北京城。肖春生(肖战饰)、佟晓梅(李沁饰)、叶国华(刘芮麟饰)、贺红玲(曹斐然饰)等性格各异的年轻人在什刹海冰场相遇，开启了在时代浪潮中逆流而上、共同追梦的精彩人生。

首播集中主要人物纷纷登场：初冬的北京，在什刹海溜冰场开场首日，肖春生、叶国华和陈宏军等年轻人相约上冰玩耍，却被郭黑子

一帮人盯上，双方剑拔弩张。这类年轻人的纷争场景曾在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《血色浪漫》《梦开始的地方》《与青春有关的日子》等作品中出现过，《梦中的那片海》利用大量慢镜头、景别转换等方式将紧张氛围烘托到位，充满青春躁动感。

剧中年轻人对待生活非常认真，充满激情：肖春生仗义坦荡，无论遇到何种困难，都以乐观态度积极面对。佟晓梅外柔内刚，将敢死

扶伤视为信仰，一心想成为医护人员。叶国华开朗率真，对人生抉择很有主见。贺红玲性格爽朗，在逆境中从未放弃对音乐的热爱。

导演付宁曾在受访时表示：“我经历过那个年代。我想还原的那个年代的淳朴和纯粹、那种内心的纯净，这是我们最想表达的东西。观众也能看到他们的父辈是怎样青春飞扬的，我相信这份情感能够打动现在的观众。”



叶国华(刘芮麟饰)和贺红玲(曹斐然饰)

吴正丹： 杂技讲故事，舞台不受限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周欣怡



吴正丹

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总经理、艺术总监，中国杂技家协会副主席，广东省杂技家协会主席。创排的杂技剧《化·蝶》于2022年获“文化表演奖”。

今年四月，以“肩上芭蕾”享誉世界的杂技艺术家吴正丹，凭大型当代杂技舞剧《化·蝶》的精彩表演，又迎来了一个特别奖项——“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”的主角奖。

这是杂技艺术在“白玉兰奖”中实现的“零的突破”。吴正丹成为该活动举办31届以来首位获得“主角奖”殊荣的杂技演员。

此际，羊城晚报记者走进了吴正丹在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的排练间。

壹 下一次 迟迟不来

作为“肩上芭蕾”的开创者，吴正丹和魏葆华已从艺30余年。他们坚持致力于杂技技艺的提升，将杂技融于表演之中，以戏剧理念丰富着角色的塑造、情感的表达。

自2019年来到广州市杂技团，吴正丹便着手搭建团队，要将脑海中关于杂技剧《化·蝶》的设想付诸现实。为了打破年龄带来的身体条件的限制，吴正丹要求自己从头开始苦练基本功，压软度、练体能，尽可能地使身体接近年轻时候的状态。

仅凭一只脚尖稳立在他人的肩头，还能“轻巧”地做出“阿提丢”等优美的芭蕾姿势，舞台上的吴正丹完全让人忘记了她的年纪。她说自己从小要强，不服输。“从一事就要做到极致。我们可能达不到完美，但可以追求独一无二。”吴正丹说。

在从事杂技这一行之前，她是一名体操运动员。6岁进少儿体校进行艺术体操训练，12岁改行进入技巧队，开始男女混合双人训练，三年后她和搭档魏葆华一举夺得世界青年技巧对抗赛冠军。

17岁的吴正丹从辽宁体委退役，来到广州战士杂技团，开始了人生新

起点。当时，为了在国际赛事中增强核心竞争力，吴正丹和魏葆华主动要求为自己的节目增加难度。机缘巧合，他们的编导从事过芭蕾舞专业，因为两人的技术类型与双人舞相近，于是吴正丹试着穿上了芭蕾舞鞋。

肩上芭蕾是探索中国现代杂技艺术道路上的一种全新探索，他们摸着石头过河。每天训练十几个小时，腰伤复发，脚趾磨烂，疼痛钻心。“每一次尝试都耗费了我们很大的精力。我们期盼着突破和下一次成功的到来，可是那个‘下一次’迟迟不来。”吴正丹回忆，这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，有了这一步才能想下一步，为此他们用了整整四年，才把想象中的动作，千锤百炼，变成现实。

从千百次的滑落、试错、彷徨、跃起中，吴正丹终于成为展翅高飞的“白天鹅”，在“王子”肩上翩翩起舞。他们首创的“肩上芭蕾”问世，很快就囊括了全国杂技比赛首奖。2002年，《东方天鹅——芭蕾对手顶》在蒙特卡罗杂技节一鸣惊人，拿到了国际杂技最高荣誉“金小丑”奖。“单脚站转体”“单脚踮燕”等高难度动作更是令全世界刮目相看，吴正丹和魏葆华这对“夫妻档”凭“东方天鹅”一举成名。

叁 坚持是因为热爱

排练期间，吴正丹和魏葆华之间的话不算多，两人无声胜有声。“我6岁时，他是我的大师兄；11岁时，他是我的搭档；23岁时，他成了我的新郎。”吴正丹和魏葆华相差十岁，却是艺术界有名的“神仙侠侣”。当年他们的关系曾遭到家里人的反对，恰逢广州战士杂技团发来邀请，于是两人双双“逃”到广州，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了。

吴正丹说，他们的相处经历了兄长、朋友、爱人、亲人的不同阶段。有过冲突，但都是为了艺术。吴正丹坦言，因为他们的争吵，当初肩上芭蕾差点没法和观众见面。“但我们的目标理想和价值观始终一致，于是所有矛盾都化解掉



舞台上的吴正丹、魏葆华 受访者供图

艺谈 杂技是一撇 杂技剧是一捺

羊城晚报：从杂技创新到杂技剧创作，你们一直没有停下脚步。

吴正丹：是的。我们仍在进行颠覆性的新尝试，希望能不断地有所突破。我们希望能从演出形式和舞美形式上注入“艺术性”，在追求舞台上的视觉表达的同时，也以“技”与“艺”的融合放大当代杂技的魅力。

羊城晚报：作为中国杂技剧的主要开拓者、推动者之一，你认为杂技剧的发展意味着什么？

吴正丹：第一部杂技剧《天鹅湖》出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凭借“肩上芭蕾”获得了这个领域的最高奖项，若以杂技演员的某种标准，我已经“到顶”了。但能出演中国第一部杂技剧，是我的幸运。

当时我并不知道杂技剧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导演让我负责演“天鹅”，我们就按照芭蕾舞的结构，植入杂技的元素。后来的《化·蝶》，我们则呈现出更完整的故事，塑造出更丰富的人物。如果前面的艺术经历是“一撇”的话，杂技剧的探索实践就是“一捺”，作为杂技演员的我，这才写全了一个“人”字。

中国杂技剧至今仍是“正起步”。不同题材的探索、与戏剧的结合，未来可能还要和音乐剧融合，我们要让杂技不仅能演，还能唱出来。在艺术形式不断融合发展的今天，杂技和杂技演员到底能做什么，值得思考。

羊城晚报：您多次提及“天花板”，杂技的“天花板”在哪里？

吴正丹：“天花板”从来都在从业者自己。现在对杂技艺术从业者的要求，不仅要有过硬的基本功，更要到创作思想、艺术呈现手法上提出新思考，提高当代杂技艺术的艺术性和观赏性，而且这种观赏性应是大众化的，是符合当代人们审美追求的。

国外的同行，特别是欧洲的杂技也在不断创新。比如与现代舞融合，杂技演员的现代舞技术并不比专业现代舞演员差，还有不少节目已经走向抽象的表达，有的还与高科技结合起来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行为艺术了。所以，我们的标准不能局限于技术，而要像戏剧演员一样，像芭蕾舞演员一样，像古典舞演员一样，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——至少要当杂技演员中芭蕾舞跳得最好的。一直以来，我们在创新方面从未止步。

贰 「苦」是艺术家的日常

采访那天，我们见证了吴正丹和魏葆华的日常工作。经过多年磨合，他们已经不会像当初那样因为踩空一厘米而不断滑溜、跌倒，但时至今日，为了一个动作，他们还是会反复试错，可能为此滑溜、跌倒数十次。

吴正丹始终不愿意说自己的艺术经历有多苦。她认为这是“艺术家的日常”：所谓的“苦”是每个行业从业者追求极致的必由之路，不必传递“苦”的价值观。“杂技本来就是对人类身体极限的挑战，不光是身体动作上，更在艺术想象力上。”相比之下，她强调自己对舞台的热爱，更关心自己的艺术该走向何方。

练，到肩上芭蕾如何合理呈现在舞台上，都是为了给观众带来美的享受，创新和突破传统杂技的艺术概念。”吴正丹说，每个行业追求的都应该是不懈地创新和突破。

用惊险刺激的杂技来塑造人物、讲述故事，这是当代中国艺术家的发明。获“金小丑”奖后，吴正丹的探索从技术本身走向更深的艺术层面。2004年，世界首部杂技剧《天鹅湖》在广州诞生。在舞剧界名导演赵明的指导下，他们的精彩演出不仅风靡国内，还远播到多个国家巡演数百场。

在吴正丹看来，当代杂技艺术更趋向于追求艺术与美的传达，既从形体和技艺上展现

惊险和刺激，又能给人一种激昂向上、赏心悦目的“美”的享受。2003年，杂技芭蕾小品《化·蝶》登上央视春晚，技惊四座。十多年后，这个5分钟的节目，也变身成一部95分钟的大型杂技舞剧，以更多种元素和表现形式，讲述经典的中国传统故事。

如今，吴正丹是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的管理者，而魏葆华担任星海音乐学院舞蹈学院副院长。夫妻两人除了继续编创、打磨作品，更关心的是杂技人才的培养。在新一轮巡演中，他们的传承人龙云侠、李梦楠已开始挑大梁，也出色地完成了肩上芭蕾、头上芭蕾等一系列难度动作。